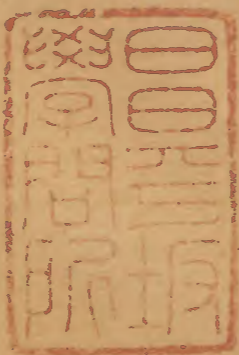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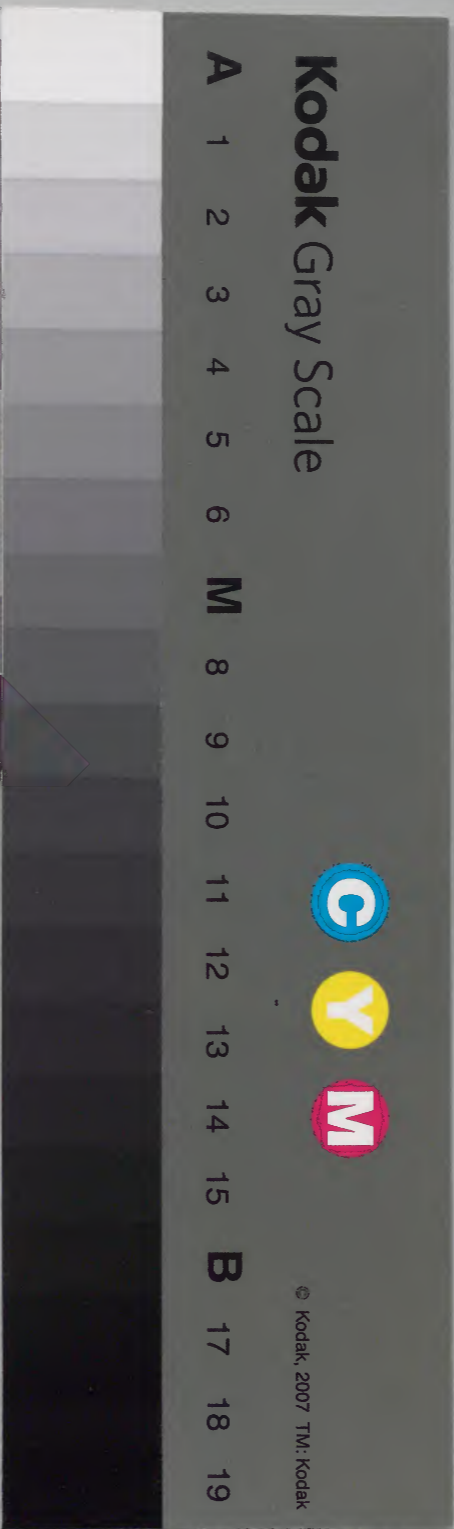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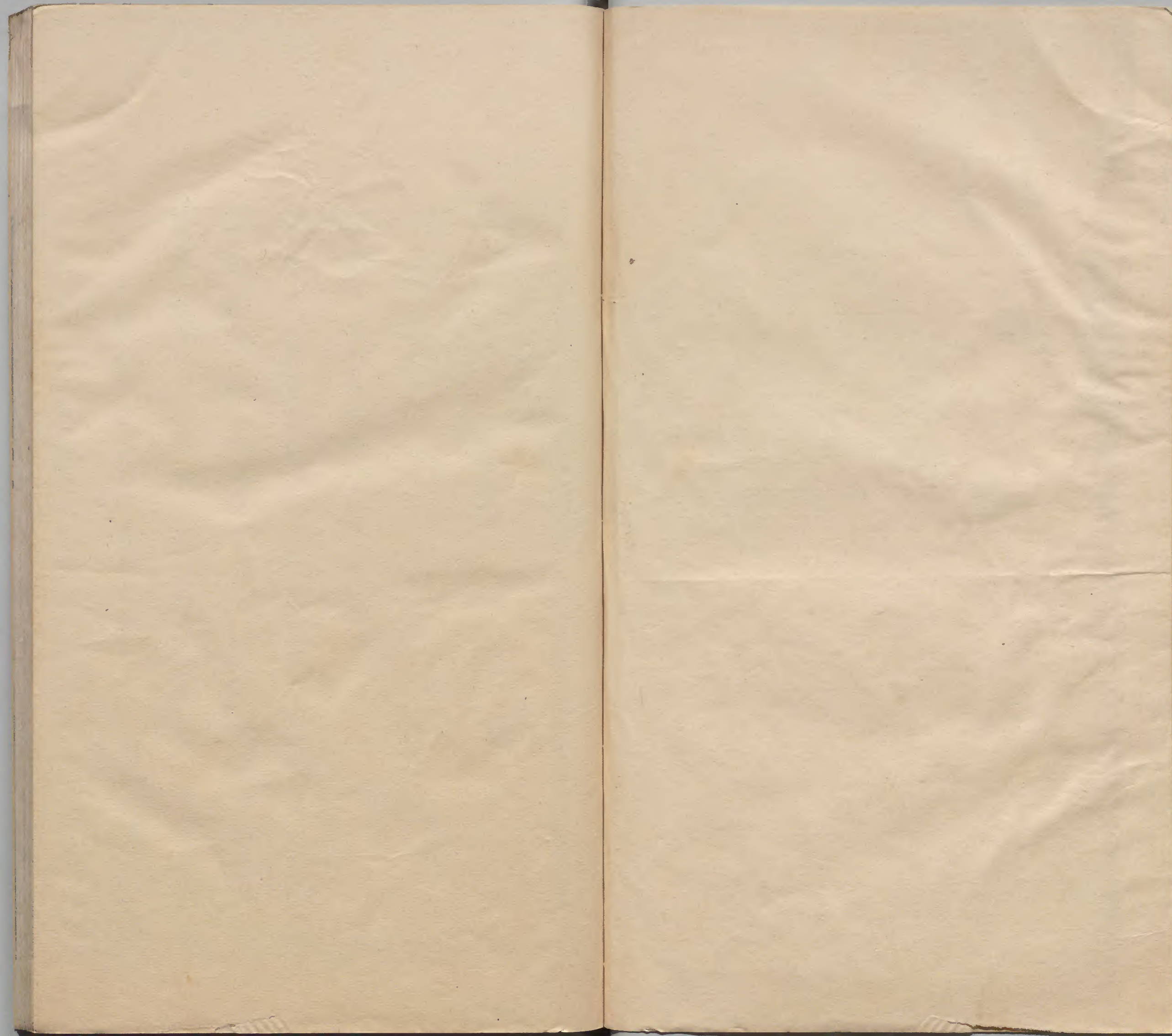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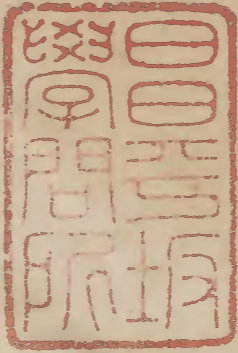
八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87)	
函號	列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

兵部三十二

陣

尚書曰武王與紂癸亥陣于商郊

左傳曰晉將荀吳敗燕無終及郟敵狄于太原崇卒也無終由戒初

將戰魏書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也以什兵車必克

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五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

之狄人笑之未陣而簿之大敗

淺草文庫

又曰魯哀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各衛人病之

又曰吳越戰于雞父公子先曰請先去備簿威後者郭陣整衣

逐克之

又曰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 陣名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

同書曰春為牝陣方為前行夏為方陣戰為前行季夏圖陣牙

為前行秋為牡陣劍為前行冬為伏陣楯為前行是為五

陣

史記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
平水害

漢書東陽傳曰湯汝西域置揚威白虎合騎三校 張宴曰西域陣

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

帶副使北因支首及節也 明日乃還告郭恂曰火驚既而色動 知其

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 何必獨擅之乎恂乃說

國語曰吳王之軍為方陣白裳白旗素甲白羽望之如茶

也 茅左車赤裳赤旗望之如火右軍玄裳玄旗望之如墨

莊子曰徐無鬼謂武侯曰軍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鶴列陣名

麗黥
樓也

鬻子曰武王伐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訖于赤甫走如疾風聲如振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尉繚子曰梁惠王聞尉繚曰吾聞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有之乎尉繚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天官時日陰陽背向者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武王伐紂皆清水向山陵以萬二千擊紂億有八萬斷紂頭懸於白旗冒不得天官之陣哉

孫子曰善用兵者譬如常山之蛇也擊其手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腹則首尾俱至

傅子曰兵法云內精八陣之變化盡九成之宜然後可以用奇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魚腹縣益井以西石積平曠聘望四遠諸葛孔明積細石為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陣圖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復敗自後深識見者並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經之以為常出蛇勢

六韜曰武王問太公曰九用兵為天陣奈何為地陣奈何
為人陣奈何太公曰星辰日月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
謂之天陣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此為地陣用車
用馬用人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武王曰善

又曰武王問曰引兵入諸侯之地高山盤石其避無草木
四面受敵卒感迷為之奈何太公曰當為雲象之陣

兵鈴曰有運衡陣洞當陣龍蛇陣鳥翔陣握機陣虎翼陣
兵書要決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正正
之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

陣者為營陣也堂不冒亂也不可就而擊春

黃石公記曰使商人為前兵者象白虎陣使羽人為前兵
者象玄武陣使徵人為前兵者象朱雀陣使角人為前兵
者象青龍亦白旬始淳

又曰彼以直陣來者我以方陣應之方來銳應之銳來曲
應之曲來圓應之圓來直應之直木方金銳火曲水圓土
也各以能克者應勝之

諸葛軍令曰連衡陣狹而厚也

衛公兵法曰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為首其次

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
候其諸軍跳蕩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
本軍戰鋒隊前布列待五方旗節度如戰鋒等隊打賊不
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并渡水狹
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清靜不然兵引過半
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次軍還營却抽左虞候
先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次之諸賊徒恃
固阻山布陣不得橫列兵七分立分及宜為望其軍發弩
手弓手與戰鋒隊相簡引前兩隊兩邊相翊右列既定諸

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看黃旗向賊亞聞鼓聲
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一時籠槍馬大叫
齊入若拏手戰鋒等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引退跳盪奇
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
黃旗却立不亞及聞金鈺聲乃止膊止架槍引還各於舊
處准前聽角聲卷幅簇隊一准前如便放散即更聽一會
角聲依軍次發引

又曰諸方陣先成逢賊鬪戰或打頭打尾其陣行不前進
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即

斷絕須面列各定摠管都狎翰當勾令斷絕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刑車廟洞當金也車中黃土
也鳥云鳥翔大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也鴈行鵠鶴天
也輪車地也飛翼浮阻巽也風后亦演握奇圖云以正合
以奇勝或合而為一陣或散而為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
復置虛實二壘力牧一創營圖其後秦由余諸葛亮並有
陣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圖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其應
敵戰不可預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慮形無窮兵形象水因
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則其戰陣夫圖明矣而庸將以教習之陣為戰敵之陣不
亦謬乎

又曰天陣居乾為天門地布居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
門雲陣居坎為雲門飛龍居震為飛龍門武翼居兌為武
翼門鳥翔居離為鳥翔門蛇盤居艮為蛇盤門天地風雲
為四正門龍虎鳥蛇為四奇門為乾坤艮巽為闔門坎離
震兌為開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

兵部三十二

先鋒

殿

鄉導

伏兵

先鋒

後漢書曰祭彤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候彤有勇
力能挽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前鋒數破走之
東觀漢記曰賈復以偏將東從上攻邯鄲繫青犢大戰曰
中賊陣豎不却上傳召復曰吏士飢且可朝食復曰先破
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伏其勇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為鈺東將軍征孫權被甲戰先陷陣
御壘之至麾下

晉書劉不之傳曰太原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大盛玄
孝寡牢之與東海何謙瑯琊諸葛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
河田洛晉陵係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
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魏為北府兵教人畏之

又曰元興初會稽王道子將討桓玄詔司馬柔之兼侍中
以驕虞幡宜告江荆二州至始熟為玄前鋒所害

又戴記曰高句嚴及宇文段國等誅滅虜以分其野大興

初二國伐虜曰被軍初其鋒甚銳若逆擊之落其卧矢
又呂隧載記曰宜曜初鋒尔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
拒戰可一舉而乎

宋書曰劉懷慎彭城人也少謹慎質直姑祭高祖鎮軍事
騎將軍事振武將軍彭城內使從征鮮卑每戰必先士卒
及剋廣固懷慎率所先登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剋捷
又張暢傳曰虜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
士卒

梁書曰宋武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

為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
又曰孟龍符懷王第三子也驍勇 膽氣高祖伐廣國以
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賊數十圍攻之以眾寡不戰遂見害
追贈青州刺史

又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驅効命摧鋒三捷每為眾先及
西勦拒敵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臣北伐復統
前旅臨照之戰氣貫三軍于時逆徒實繁空弦掩澤龍符
匹馬電所向摧靡奮伐三入知死不却

役周書曰高祖東伐齊王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

總康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
觀之憲返命曰易與爾請破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
無憂矣內史柳昂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
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
所知也賊雖眾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時其
夜齊王遁走憲輕騎追之

唐書曰太宗擊王克選千餘騎為奇兵皆早衣玄甲分為
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鸞金尉遲敬德翟長孫
等分統之每臨敵太宗躬被玄甲先鋒率之候机而進所

向推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殿

廣雅計詁曰殿後也

桂苑曰殿鎮也軍後也

開元文字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謂鎮也孟子伐不反
奔而殿言在軍後也前曰啓后曰殿

傳曰公與石祁子玦甯莊子天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
為之與夫人綉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
前驅孔嬰齊殿

又曰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

又曰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前列多死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

又曰陳推陳莊陟四孟之側后入以為殿

論語曰孟季反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非敢后也馬不進
也

史記鋒候世家曰周勃沛人也高祖之為沛公以中涓從
攻胡陵敦擊章邯車騎殿

后漢書曰岑彭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

到鷺得出還莫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狄奔亦相隨
而退鷺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后拒

后周書曰高祖伐齊還以齊王憲為后拒齊主自率眾未
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
進至橋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頓曰領
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
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王紳梁公候莫
陳芮內使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曰我天子大
弟齊王也陳指王已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鞭焉而去憲即

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
精兵百騎為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出褥環等百
余人齊眾乃退

唐書曰胡賊掠宜君令竇軌討之初不利軌斬其部將十
四人跋隊中小帥以代之軌率數百騎殿於後令眾曰聞
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手進擊賊破之斬首
十餘級虜男女二萬余口

鄉導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先知逕直之計者勝此軍

爭之法也

衛公兵法曰九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声晦其迹或刻為獸疏而履於中途或上刻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以深士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側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馳驅也故烟火莫若謹而審旌幟莫若齊而一爵賞必至而不欺形戮必嚴而不捨止敵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伐必審其機豈不保其全哉

伏兵

易曰伏戎於奔三歲不興

左傳曰北戎侵擲，伯患之曰彼徒我車惧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東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皆獲後必務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矢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右擊之盡殪

後漢書曰馮異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

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曰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
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乃縱兵大戰曰
吳賊氣衰復兵卒起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
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万人
通典曰後漢末荆川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將
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
曰賊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
聽與將于禁追之典與鞞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
備救至乃退

晉書曰鎮南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旨
等代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率出拒晉將王濬於
上流大敗而还旨等發伏兵歆軍入歆不覺直至帳下於
是進逼江陵吳督將征延為請隆而列兵登郢督師攻剋
之

十六国春秋曰後晉石季龍攻晉將刘演于廩丘晉將邵
續使文英救演季龍退止廬開津以避之鶩文弗進屯于
景亭

兗川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弃營設伏于外揚声

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於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
原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十四

兵部三十四

征伐上

釋名曰代豁也所向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書曰葛伯仇餉湯初征自葛始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曰奚獨我予

又曰惟十有二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

詩曰東山周公東征也我徂東山幅巾不歸昔我往矣揚

抑依レ今我来思雨雪霏レ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接接戎車旣飾四牡駢レ載是常服薄伐儼狝以奏膚功嚴有翼共武之服

礼記曰具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太宰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善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者則謂之何大宰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令斯師也殺厲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救弊邑之罪又殺而赦與有無名者也

周礼曰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

背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内侵外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伐合侵政則杜之放殺其君則殘之内外乱烏獸行則滅之

大戴礼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被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改其正吊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謫

左傳曰夏鄭人侵許九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又曰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謝之必

殪是君也疆其少安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又曰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

又曰君故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隋侯惧而脩政楚不敢伐

公羊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何避嫌也

又曰二月公侵宋曷為或言伐猶者曰侵猜者曰成

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也必為之辭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韓詩外傳曰楚王欲伐晉告士大夫有諫者死

叔敖曰臣園中有榆也上有蟬也方奮翼悲鳴不知螳螂

在其後欲獲而食之螳螂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後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大夫家无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輒不得於意季氏因費宰公不狃率費人以襲攻之入臺側子命申勾須臾頗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之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又曰孔子曰明王之征猶雨之降行地弥博得親弥衆是還師於任席之上也

國語曰吳伐越士句踐請嫡女執箕帚嫡男奉盥匱以隨

諸御匱匱也春秋貢獻不懈王府吳王曰吾將許越成申

胥諫曰申胥楚臣位胥不可許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

於段掌之上以得其志吳王不聽乃許盟將伐齊申胥諫

曰越之在吳猶人有腹心之疾非越是圖而齊魯為憂夫

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與我爭此第哉王弗聽

又曰謀甫諫曰不可先王之民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以

其財而利其器用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

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后稷以之事虞夏

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務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

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謂與朝夕恪
謹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并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
前人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明莫不欣喜商王帝
幸大德惡於代庶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國內甸
服國外候伏候衛衣服衣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候
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享歲貢
終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
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
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

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伐之備有威讓之合有
文告之辭布合陳辭而又有不至則又增脩其德无勸民
於遠矣是以近无不至遠无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祭也
大戎氏以其職來王

天子曰子必以不享征之以覘之兵其无乃廢先王之訓
而王畿頓也吾聞夫大戎樹惇率旧德而守終綽固其有
以禦我矣王遂伐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
者不至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兵部三十五

征伐中

史記曰秦繆公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戎狄之利

又曰趙四戰之國其人習兵不可伐也

又曰魯君問柳下惠伐齊下惠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

又曰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恭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正於是軒轅乃集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或來賞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

又曰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

又曰西伯既卒武王東伐至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

又曰武王為文王木主載車中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又曰武王偏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畢罰

漢書曰郊祀志曰昔齊桓公欲封禪謂仲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戎天下涉流沙東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後漢書曰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下勅曰司徒堯也長安吏人違心无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至穀歸至大要

魏志曰太祖父嵩去官後還醮以董卓之亂避難瑯琊為

陶謙所害故太祖至在復讎東伐

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龍驤將軍王濬等攻進平丹陽城
剋之東擊西陵以下盡拔其城虜其將帥於是上下諸軍
同時並進吳人降者以萬計吳丞相張滂及護軍孫震與
揚州刺史周渡等戰于板橋破之臨陳斬滂震首濬遂沈
舟東下所歷皆平軍至秣陵皓而縛輿視將其太子請濬
降乃收其圖籍皆因吳所置除其雪攻示以簡易百姓太
悅乃救天下改元太康天下大酺五日

書晉曰宣王破張魯請魏武便討劉備魏武曰人若无足

既得隴復欲得蜀也

北史曰慕容紹宗封侯景於渦陽時景甚盛初聞韓軌往
討之曰噉猪腹小兒聞高岳往曰北岳精凡人耳諸將被
輕及聞紹宗至扣案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遺紹宗來若然
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戰敗无肯先者紹宗麾兵
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

三国興略曰周伐梁于謹大軍次于樊鄧岳陽王率軍會
之傅徽于梁曰告梁文武衆官夫作国者罔弗以礼信為
本惟尔今主往遭候景逆亂之始實結我國家以隣援今

三
搃背德黨賊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優我
人我皇帝襲天之意弗敢以寧分命衆軍奉揚廟畧凡衆
十萬直指江陵丁卯梁主停講內外誠嚴是朝昏霧已時
方歇梁主親戎百官并甲冑從於襖欲堂間公私馬伏是
日大風拔木玉琛既至石梵未見我軍乃馳書報黃羅漢
曰吾至梵境上怡然前曰所言皆兒戲耳羅漢入啓梁主
疑之庚午讀講百官以戎報聽

後周書曰建德五年冬十月帝謂群臣曰朕去歲篤有疾
遂不得克平通殺前賊入境備見敵情覘彼行師殆同兒

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郡小百姓敷然朝不謀夕天與
不取恐貽後悔若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為托背未扼其
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
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冗混同文
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阻吾
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為右
一軍總管杞國公亮為右二軍總管隨國公揚堅為右三
軍總管譙王儉為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恭為左二軍總
管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

隋書曰崔仲方為魏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按
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具至今開皇六年歲次甲
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實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合三
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庚子至今庚午為衝陰
陽之忌昔史趙自言曰陳顛頓之旅為水故歲鶉人以滅
唐書曰武德初秦王東討王世充連年未下宿使于野高
祖以兵久在外議欲班使中書令封德彝奏曰世充德地
雖多而霸縻相屬其所用命者唯洛陽一城而已計盡力
窮破在旦夕今者還兵賊勢必振更相連結後必欲未若

乘其已乘破之必矣高祖從其議及乎世充高祖顧謂侍
臣曰朕初伐兵東討眾議多有不同唯秦王議行德彝贊
成此計張華叶同晉武亦死以加之

古司馬兵法曰王伯之所以治諸侯者以土利列諸侯列
也相諸侯優劣地而封之以正命平諸侯正者以道德善
以德受土廣德受土小也政教訓諸侯平
均謙恭受惠接待諸侯以材力說諸侯材
之官命誠信以治民心
也力者在重理煩能堪物事理位以諸謀人維諸侯維侍
高力大故諸侯悅乃名隆其職在也諸
候遠方來不奉制命驕佚有同患同利以合諸侯盟約有
專故立收伯經特督禦之功賞之
罷奢不以從罰之小北大諸侯以和北欠也使小國事大
所以合諸侯似也國不失尊卑之序以

協詣會之所以發禁王者恐禁命不行以亂之者凌弱犯

寡則注沮之侮弱侵寡則賊傷人則伐之暴內簡外則僵

之言諸書內外與下无豐而暴虐之外以野荒民散則削

負固不伏則侵之賊殺其現則正之特逆人倫故殺其君

則殘之盡殘滅其犯命凌正則杜之侮王者法川土塞外

內亂禽獸行則滅之諸候淫亂夫人倫外內不可以示百姓則誅滅

盡矣

孫子曰夫伐大國則其兵衆不得聚咸加於敵衣則交不

得合皆矣是故不事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伯王者不

諸候之交權交者也神己之私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威加於敵家故

其國可拔而其城可墮也况法之懸无功之令言軍法令

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者用也

警贍作賞北之謂也

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入國內行威有所壞伐之為言敗

也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

天命已使民誅無道故先伐文家天命已成為王者故先

改正朔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也故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謂湯伐桀告天也詩曰命此文王言此伐也

禮記曰湯放桀武王誅紂時也

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有邕者也

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大夫將兵

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擊心故但聞將軍令

不聞天子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

春秋曰衛侯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

者何謂伐于也言欲伐擊之也

尚書叙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輕

重縱辭言以示東征誅祿甫也戰言何謂也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四

兵部三十六

征伐下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者笑之曰子何笑對曰
臣有宿疾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死則死對曰當桑之時
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及其妻
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
還師而歸

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无憂今我寡德而有王

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无事而欲富業者乎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重寶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問焉曰秦欲觀楚寶器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乎對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之得失而圖之非國之重寶也遂使恤應之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西之壇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精就上位東子西南面太宗子方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觀楚之寶器楚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

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兩國之欣使无兵革之憂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以當強敵提浮鼓以動百為之衆使皆赴湯火蹈百刃出万使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若懷伯子之餘義撮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所觀秦使者惧然无以對遂揖而去使者返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秦惠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其為此天牛也

能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後遺丞相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言

英雄記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譚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也

紀年曰周穆王四十七年伐紂人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北龜以為梁

春秋後秦語曰陳軫為楚使來見秦惠王曰卞莊子方刺獸而管豎子止之曰兩獸方食牛必其其必爭爭必聞鬪

則入者傷小者使從傷而制之一舉必有雙獸之功卞莊子以為然立待之頃有兩獸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人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此猶曰莊子刺虎之類也惠王曰善

又楚語曰白起將兵伐楚上人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辦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而怒不受其弊不如善楚秦王乃止不伐楚約為主國黃歇受之約而歸

又趙語曰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者齒寒今

智伯率二君而代趙亡矣越王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
我知其然

吳越春秋曰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齊敢有諫者死
太子友請朝時懷亡挾彈從後園而未衣沾履濡吳王夫
差怪而問之太子友對曰臣遊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
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悲吟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
曳腰奔恣欲拔其形也螳螂貪心時進志在有利不知黃
雀緣茂林徘徊枝葉欲啄螳螂也夫黃雀知伺螳螂之有
味不知臣躊躇引彈蜚凡之集其背也

孟子曰春秋无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
敵國不相戰也

呂氏春秋曰智伯將伐仇繇之國山陰无道乃遺以大鐘
方九軌仇然開道迎之人因其道取其國

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民八无食羿厥
九嬰大風封豕鑿齒脩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
華之澤殺九因於水凶繳大風於青丘兵之野射十日而
下其九日殺羿厥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豕於桑林

莊子曰犀首請魏伐齊季子謀勿伐華于間而醜之曰善

言伐齊辭人也善言勿伐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亦亂之者又亂人也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了御而咲之公問之對曰笑臣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者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也公悟乃引師而还未至而有伐其地鄙矣

墨子曰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紂

孫卿子曰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

伐崇武王伐紂此兩帝三王者仁義之兵於天下也

尉繚子曰武王之伐紂也河水逆流左驂霆死地方百里戰卒三萬紂之陣起自黃鳥至赤斧其間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誅紂其人然

韓子曰晉獻公欲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人以縈其心以亂其正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歲曰前者胡公東誅叛逆全軍獨剋擒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史記曰終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厥

劉向後漢書曰馬援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
行時年六十二帝恐其老味許之援自謂曰臣尚能披甲
上馬帝令試之援撫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
翁也遂遣援

唐書曰李晟以軍功授特進光祿卿尋轉試太常卿大曆
初李抱王鎮鳳翔署晟為左軍都將四年吐蕃為靈州抱
王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足
則未多乃請將兵二千人疾出大霞關至臨洮屠定秦堡

焚其橫聚慮堡師慕容谷鍾而還吐蕃內鮮靈州圍而去
也

三國典畧曰北齊平廣陵王孝珩曰柰何嗣君無獨見之
明宰相非柱國之寄內叅群奸離間骨肉恨不得握兵符
受廟等出萬死先士卒展我力耳

出師

易曰出師以律失律凶

書曰張星六師肅將天威兼弱攻昧推亡固存無祚神羞
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

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維恐思也踰時卽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周禮曰牙璋以起軍旅

谷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入曰振習戰也

後漢書曰光武起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氏說文云募寡求也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有人无霸長一丈十大圍以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角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晉書曰何曾正始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鎮之文帝使武文齊王攸送數千里曾盛為兵主備太牢之鎮侍從吏莫不醉飽

後魏書曰車駕南征以劉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及曲阿且以河東數郡賜

卿

後周書曰武帝保定四年冬十月甲子詔大將軍大象宰

晉國公護率軍伐齊帝於太廟庭授以斧鉞護總大軍出
潼關大將軍崔景宜率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揚標出枳
關丁卯幸沙苑勞師
三國典畧曰候景西逼梁湘東王遣晉刺史蕭惠王率兵
援于霸陵惠王辭以不堪舉天門守郡胡僧佑以自代王
以為武猛將軍令其進發僧佑謂其子圯曰汝可闕開高
門一朱一白吾當以死決之不捷不歸也王聞而壯之厚
撫其家謂僧佑曰景便於陸道不閉水關賊若水戰但以
大艦臨之自當必克若其步戰自可鼓掉直就巴丘不須

交鋒

白虎通曰王者伐所以皮弁素纁何服皮弁素纁也王者
將出辭於禰還假於祖言辭反之禮尊親之義王制曰王
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

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以告天至祖也先告廟後告天者
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河示不敢專也非出辭反面
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
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社不見告天知不告也

繫虞決疑嬰注曰古者帝王出征伐以齊車載廷廟之主

及社主以行故尚書井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
秦漢及魏行不載主也

衛公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文兵二萬人而即分為七
軍如或多或少臨時更定太白陰經曰參七星代三壘連
躡十星為搭將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星出而天下秋
草木摧落有若軍威故兵出而法焉

張平子南都賦曰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護戾執猛破
堅摧剛

虞子陽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魏明帝善哉行曰我祖我征伐破變虜練師簡卒爰整其
旅輕舟竟川傍依於浦拒猛毅如熊如虎發桴若雷吐氣
成雨旌旄指麾進退合矩

軍行

札記曰軍行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招搖在
上急繕其怒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
塵埃則載鳴鳶

左傳曰九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後魏書曰于粟磧太宗南臨孟津請眾碑曰可作橋乎對

曰杜預造橋遺事可相乃編次大船構橋於野坂大軍既
濟太宗深嘆焉

隋書曰煬帝征高麗宇文述為扶餘道將軍臨發帝謂述
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
不入軍臨陣時耳至于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
其故事

唐書曰太宗等衆平分晉趙龍門閉履冰而渡進屯栢壁
白虎通曰王法年四十受兵法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
反戰不必勝故須至有世也年六十歸者何不忍並門人

父子也

孫子曰九用兵之法馳車千乘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
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車甲之奉曰千金
然後十萬之衆舉矣

衛公兵法曰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為首
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首軍馬次軍
前軍步軍次右軍馬次中軍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
軍次左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
軍其馬軍去步軍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令三五騎馬

於上立顧以候不虞以後虞軍在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
先發安營路水道路脩理泥溺橋津險行水草左虞候排
北隊伏整齊軍刺使不交雜若軍迴入先左虞候馬軍次
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准前却轉其虞
候軍職掌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虞候子並使排北依軍
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位甚易若令壘散行率卒難
就物一賊至並非所管

太白經濟水具篇曰軍行過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筏
難以濟度太公以天艘天舡皆楨朴不便於用令隨事逐

物變化而用之以濟巨川

又曰木罨以木縛籠為筏籠受二石力勝一人籠間間五
十底以繩勾聯編捨於其上形長而方前置梭頭後置楫
左右置棹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七

兵部三十八

會兵

誓衆

麾兵

享士

犒師

書曰戊午師渡孟津陳于商郊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谷梁曰齊侯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

後漢書曰初卷人維記詆言稱神有弟子數百坐伏誅後

其弟子李廣等宣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
聚會徒黨攻沒睢城殺睢候劉閔自稱南岳火師遣謁者
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馬援發諸郡
兵合万余人擊破廣等斬之

晉書天文志曰征吳之役三河徐充之兵悉出交戰於吳
楚之地

唐書曰憲宗時鄆州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
橫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
渡河會李光顏等軍奮進帝召宰臣於延英殿議可否皆

曰關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裴度獨以為
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而過河之後却退不得須
更進擊亦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即纔離水界便至滑出
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况弘正光顏並少威斷更
相且感必恐必遷延然兵士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
可若欲河南於持重則不如何北養威不然即且秣馬厉
兵候霜降洛與楊劉渡河直抵鄆但得至陽谷已來卜營
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
蹙頃之誅師道

三國典畧曰周武帝率六軍趣鄴齊主令郡臣議之廣寧
王孝珩議曰今大寇既深事藉机便請使城王便領騎州
道兵自土門入聲取并州獨狐永業便領洛州兵自潼關
入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溢口鼓行逆戰賊軍遠來
日增疲老聞南北有兵自然應退

誓衆

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禹乃辟后誓于師
曰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悔慢自賢反
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

衆士奉辭罪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
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
文德舜子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史記曰太尉行令軍中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
左祖

後漢書曰齊武王柏升既破甄阜軍乃陳兵誓衆焚積聚
破釜甑鼓行而前

晉書曰元帝以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
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

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
江辭色壯烈衆皆慨嘆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
人而後進

後周曰太祖率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太祖
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爾甲
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
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謹子讜居軍前狗地

唐書曰高祖起義兵西圖閩中精甲十萬高祖仗白旗誓
衆於太原之野引師即路

古司馬兵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
有禮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
之後其教可復是固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入
觚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虜也殷誓于軍
門之外欲民先意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意也
論衡曰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伏鉞把
旄號其衆曰倉兕食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
欲令急渡汝不急渡倉兕害汝河中有此之物時上出浮
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非覆人船者也

古司馬兵法

文選曰勒三軍誓將帥元戎竟野戈鋌誓雲

麾兵

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寢秉羽而
郢人投兵

晉書曰張重華攻石季龍遺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
步騎三萬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眾拒之艾乘輅車冠曰
哈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
命黑稍龍騾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而李偉勸
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

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絕其後秋軍乃退艾乘
奔擊遂大敗之

梁書曰魏中山王元英冠北徐州高祖詔偉叡率眾會焉
英日率眾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教
合英甚憚其弦

劉璠梁典曰常叡字大懷京兆杜陵人也獻雖有曠世之
度莅民以惠愛為本所居必治將兵仁愛被服必於儒者
雖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北史曰唐永生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師才嘗讀班超傳慨

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為北地太守求善取下士人統為
之用臨陣常着白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
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與曰莫陸梁恐
爾逢唐將未所營之處至今猶稱唐公壘
後魏書曰毛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
於山谷

後周書曰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嘗與群兒為
戰鬥之戲指麾部分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
更戲群見懼而散走遠持杖北之復為向勢意氣雄壯殆

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

隋書曰李子雄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步五之
容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
右武侯大將軍

唐書曰德宗時鄭權為涇原節度使劉昌從事昌病亟請
入覲度軍中必有變以權寬厚善容衆俾主番務既而兵
果為亂權挺身於白刃中抗詞以明逆順因殺其首亂者
數人士皆戢伏

五代周史曰世宗至泗州太祖皇帝乘勝麾軍焚郭門橐

月城帝親冒矢石以攻其壘丙午日南至從臣拜賀於城之上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

響士

左傳曰宋華元將戰殺羊食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淄齊昏王之敗濟而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器輸之燕昭王大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響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東觀漢記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眾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諸將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繡于足

後漢書曰吳漢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昭聚収集

十餘萬人救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
營建葺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
心懼矣漢乃執然累瘡而起推牛饗士令軍合戰破之
後周書曰若于惠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
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
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

兵部三十九

戰上

尚書曰戰者憚也驚之也

說文曰戰聞也

開元文字曰仲秋大閱戎衆庶修戰法陰疑於陽必戰是
也兩師皆陣曰戰謂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
也

易曰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之爲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

陽所不堪故戰于野也

又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為其嫌於非陽

而戰也

書曰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又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左傳曰魯宣公十二年晉甸林父與楚子戰于必晉師敗

續

又曰吳伐楚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又曰齊伯郭起代莒子將戰宛羊牧諫之曰齊師賤其求

不多不知下之

又曰諸侯伐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

戰非吾利也

又曰孟懿子揚虎伐鄆人將戰

又曰宋多責賂於鄭人不堪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不書所戰後也

又曰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又曰齊人侵魯疆吏來告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

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戰又何謁焉

又曰狄人伐衛也懿公好鶴也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也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又曰里克謀曰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又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師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

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阨而未成則天贊我也又曰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子魚曰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苟獲則取之何有

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子魚曰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苟獲則取之何有

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重馬

又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

又曰未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

又曰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侯將遁矣雍子癸命於軍曰恤老幼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箇兵蒐乘秣馬

蓐食師陣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霄潰

又曰入我何曲伐我凍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
河曲之戰

又曰欒武子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無民孰戰

又曰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
不振旅

又曰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以示王曰君有
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又曰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陣列蓐食申禱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又曰智武子曰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公

又曰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江而軍陽子
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
則吾退舍子濟而陣遲速唯命

又曰宣子曰秦獲穿也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
出戰交綏

公羊傳曰己巳晉侯及楚戰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

又曰詐戰曰不此何以曰

又曰晉人及秦伯戰于穀秦敗或曰襄公稱人何敗也君在殞而用師作戰

又曰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又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何避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言不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

家語曰齊國書伐魯季康子使冉求師左師衛之焚遲為

為右季氏曰頃也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戰于郊未踰

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父而踰之如之眾從

之帥入齊軍適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

季之季孫曰從事孔子茲于季冉有曰即季於孔子也孔

子者大聖兼該武文並用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

孫樊以告孔子孔子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

又曰孔子曰黃帝服牛乘馬擾訓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

泉之野

又曰子貢言志曰願得齊楚合戰於潢蕩之野埃塵連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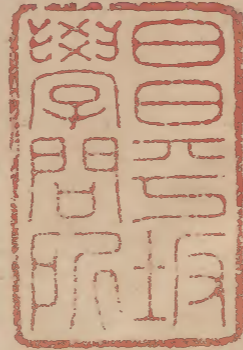
挺忍交兵

國語曰申包胥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次則不知人之極不仁則共三軍飢勞之殃不勇不能繼疑以發大計

戰國策曰魏太子自將過宋水黃徐子曰臣有百戰之術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不勝即墨世無魏矣此臣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請從公言而還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此同不如遂行乃與齊人戰而死

史記曰黃帝教熊羆貔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得行其志蚩尤戰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逐擒蚩尤

漢書曰漢王入彭城收羽羨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由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殺士卒睢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走石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歎日騎遁去過沛使求室家而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騎



追急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叔載遂得脫

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叔載遂得脫

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叔載遂得脫

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叔載遂得脫

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叔載遂得脫

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叔載遂得脫

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叔載遂得脫

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叔載遂得脫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終

